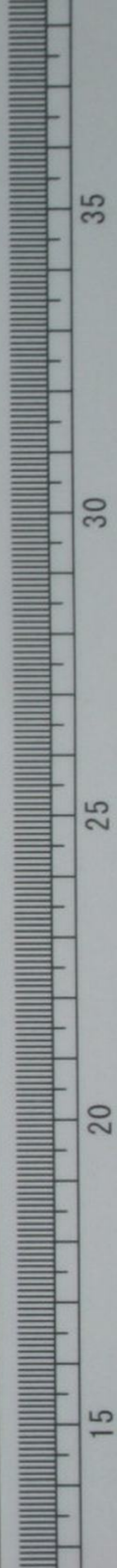




清名家古文所見集

貳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4
2



文庫11
D 224
2

國朝文所見集卷三



毛際可

子友夏子樂只卜宅於葛嶺之東而自名其居曰泊

菴余曰泊之義大矣哉今夫舟行者屈指戒途過都
越國雖曠日持久而其心恬然安之一旦阻淺河渠
守風洲渚以及積雨之所濡遲嚴寒堅冰之所澗
則焦勞拂抑僂焉若不可以終日蓋人情之不樂於
泊也甚矣然當其凌彭蠡涉洞庭下巫峽浮呂梁問
津錢塘身試不測之險濤驚浪駭檣楫傾欹長竿三

010190556838

老束手相向。迴望有偃帆停楫。休息乎平沙淺瀨之
旁者。慕之渺然。如在天上。然而已無及矣。夏子負不
羈之才。曠然高寄。閑賦小詞。徧紀湖山諸勝。興至則
仿大癡倪迂數幅。以寫胸中淡遠浩落之致。偶有以
榮利相勉者。則高詠如此風波不可行之句。以自傲。
蓋幾幾乎遜世無悶者。與豈止以此名其居也哉。或
曰。昔之高流逸士。有爲泛家浮宅。往來苕霅間者。奚
泊之足云。余曰。正惟止往來苕霅間。而不以身試險。
其亦猶是泊之義也夫。

○慶生日說

朱仕琇

古者於燕爲壽。詩曰酌彼大斗。以祈黃耇是也。秦漢
來爲壽義有二。皆於燕行之。若始皇三十四年。博士
七十人爲壽咸陽宮。高祖九年奉玉卮壽太上皇。未
央前殿。義取稱慶爲壽也。於霸上軍夜壽項伯。鴻門
軍項莊入爲壽。義取親厚也。稱慶者下事上之義。示
親厚則通於兄弟婚友之間。若高祖兄事項伯而約
爲媼是也。二者皆本詩人之意。以文燕禮。故後世加
隆致美而無敢廢焉。願後世爲壽之禮。雖行於燕。而
其燕也。特以壽舉。其意主爲壽也。古以爲壽文燕禮。
而後世以燕飲文爲壽。此其所異也。又古者爲壽不

擇歲時遇燕則行之。後世必於始生日成數之歲尤重。大約自五十六至七十則加重焉。先生日一夕張燕子姓婚友拜趨行爵爲壽。禮成而退於他飲食之燕則否。此又與古異者也。嘗試論其所以異者。謂皆後人加隆致美以文壽之二義者。其意無廢於古而義尤詳也。蓋於燕爲壽而不以壽舉燕者。是合歡愛爲主而欲一之。乃朋友相親厚之義。非人子於父母喜知其年之大法也。而顧一之以概稱慶於君父者。爲禮不旣疎乎。國君之生。史志曰人子於父母猶臣民於其君也。且由先王謹忌之禮推之。則於生日

張燕爲壽。固義之所起者矣。重成數者。古於凡事繫名。多舉成數也。是皆所謂無廢古意。而於義尤詳者也。爲壽之禮。侑之以言。若詩所稱黃耇。台背以下。皆祈辭也。旣酌以祈。從而辭之。以是全其爲壽之禮焉。爾其辭。詩人以聲於樂。而後人以書於屏。其意一也。而今世學者。皆以壽屏張燕爲奢俗。又謂壽言非古。不當作。是豈非知慕其名。而不能擇於義者與。

桂馨名說

王芑孫

時帆先生年四十矣。一旦舉子喜甚。先是夢若有人授以桂樹之華者。因遂命其子曰桂馨。自科舉興。世

國朝文獻通考卷三
三
常以桂爲富貴福祥之應。而子獨推先生所以命子之意。有不止乎是者。蓋桂貞木也。見於爾雅離騷。不一族。而其本皆壽。其性也辛。有似乎君子之介然者。其香也遠。有似君子之永譽然者。其於天也不辭冬。其於地也不辭夏。有似乎君子秉陽剛之德而不干。時然者。夫木之能貫四時。惟松柏與桂爲然。然而舉後彫者。言松柏不言桂。桂其有松柏之心。而不名其功者乎。乃其小用之。則以爲酒漿膏燭藥物之屬。無弗宜大用之。則以爲舟楫。焉以浮於江湖。爲梁棟。焉以構乎清廟明堂。無弗任。然則不名其功能。有其功者。也。豈所謂國楨者耶。以先生之爲人。不宜得凡子。使夫桂馨者。長而服。念先生之教。由是國人稱頌曰。辛哉。君子之子。其於富貴福祥也。孰禦焉。于是爲之說。書以遺之。

日昃之離說

胡鎬

天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生必有死。變也。乃其常也。此亦曷足悲也。然而陽舒陰慘。春生秋殺。故人道亦好生而惡死。夫聖人制禮。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吾知第聽其自盡。而無所惜耳。亦必不反以爲樂。如莊列之徒之所爲也。聖人之將

歿也。達而在上，則必有當世之慮；窮而在下，亦必有後世之憂。胡爲而嬉戲顛狂，以怪異惑人之耳目耶？離之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傳義大旨，皆以不能樂常而有將盡之悲，乃其凶也。此不反涉於莊列之義乎？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則於義爲得矣。夫程朱傳義，安必無偶疎之處？諸儒之說，亦安必無一言之得？必欲一字不違傳義，亦非也。顧世之言易者，掇拾古人象數穿鑿之言，以爲深遠之論，而反詆毀程朱，則又不通之甚矣。

婚媾有言說

胡鎬

震上六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本義解之甚略。程傳謂始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故婚媾有言也。夫婚媾曷爲以是而有言哉？我嘗思其故矣。帝王宰相任天下之事，必取天下之才，以共濟親而賢也。固不嫌於用親，親而非賢，則必遠而用疎。惟智之闇者，矐於親昵之相與。故南山之詩曰：瓊瓊媼姪，則無廡仕。正月之詩曰：協比其鄰，婚媾孔云。承平所任非人，一旦禍至而不救，此索索矍矍之所由致也。君臣相顧，泣涕沾襟。

亦何爲哉。所謂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亦知懼於早耳。懼於早，則能選天下之賢以治天下之蠱，而務絕其私昵。此婚媾所以有言也。周公之戒成王，猶曰：孺子其朋。淇範曰：人無有比德自非有大過入之識者，豈易遠其婚媾哉。

孔子不知父墓說

姚景衡

祭者報本之大典，葬者送死之極事。聖人致其慎而慎焉，所以明禮也。孔子父墓之問，與入太廟之問，皆非不知而問之也。慎之至也。孔子曾祖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之卒，卽當葬諸防，自是胥附葬焉。蓋孔

氏之墓之在防也久矣。子雖少孤，迨葬母之時，已有門人襄其葬事，尙不知父墓所在，此必無之理。吾意孔子父以叔稱，當必有伯與仲，或早卒亦附葬于防，與孔子父墓相接。孔子縱習知其所，然葬父之日，正在孩提之際，與成立後躬親窆窆之事，能確然信其孰爲伯仲，孰爲父墓者，有間。雖固無誤，然何如問諸當日目擊窆棺之隣母，爲更無誤而心安也哉。然則必殯于五父之衢者，何曼父之母年益已老，其居與衢近，殯于衢而就問之，宜也。衢距防當亦無幾，問之而不誤，則殯以俟，如問之而竟疑信相參，則殯焉。

以俟他訪亦事所時有也。殯也者未成爲葬而可權安其柩者也。故曰慎也。雖然祖而殯殯而問禮之變也。孔子豈得已哉。

室欲說

管同

見美姝心欲動。思是美姝也。年老則色衰。色衰則身死。身死則且爲白骨。以白骨視美姝。吾之心猶動乎哉。釋氏之言室欲如此。吾聞而陋之。天下之事有是非焉。苟意能顛倒之。則何所爲而不可。今有正人於此。或命予害之。予必不能曰子直以盜賊視其人。則害之易矣。其爲說奚以異此。慾也者起於心者也。心

苟正。雖遇美姝不爲動。不正其心。將未遇而其思先涉之矣。况旣見焉。猶可得而強制耶。是故儒者之道。其室欲也有方。其未見也曰非禮勿視。其旣見也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定之以誠。持之以敬。範之以先王之禮。心一正而慾皆窒矣。夫豈有陋如彼說者哉。饑而奪食者。彼於饑誠不能忍也。知羞惡之重於生死。雖餓死且不顧。不告以奪食之爲羞惡。而曰汝姑視酒肉稻粱如糞溺焉。彼之饑不可忍矣。能迂迴而念及此乎。

士說

梅曾亮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也其不材者且不
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木之難求也
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
求之木今夫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
才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
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
多與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與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
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
箭者而異其志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
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

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楊培錦

蠶以作繭藏身轉而自禍說者謂此自入羅網也殊
不智而豈通人之論哉夫蠶之入羅網而不疑者彼
蓋變化有方得時可出也是故可以出而後可以入
人而無不出者蠶自主之蠶所及料也治絲之人欲
圖其利不待其出取而就沸湯之中嗚呼一入羅網
而竟不能復出也悲夫然其所以不復出者非蠶所
能自主也蠶所不及料也於其所不及料者而譏以
不智無乃多求乎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國朝文獻通考卷三
可活大抵孽之非由已作者皆可辭其責也於蠶何憾焉且卽以其入羅網爲不智然蠶亦喪已利人者也何傷乎

孟子疑武成說

陳兆麒

武成紀武王伐紂之績其事至鉅非尋常史官所得勝其載筆之任吾意當成於史佚之手而周公復審定之者也夫史佚以良史之才記興朝戡亂之宏業周公又以多材多藝之聖斟酌於其間其紀載得實立言有體豈顧問哉乃數百年後孟子疑之疑之者是則周公史佚爲非矣必其文爲周公史佚所未觀

而後可夫武成何事也縱其文不出於周公史佚之手豈竟未嘗一寓其目哉然則殺人而至於血之流杵武成何以有是吾嘗思之戰國之世諸侯力爭爭地則殺人盈野爭城則殺人盈城當時說士務以湯武征誅歆動人主於是增益其辭以爲武王至仁其殺人猶如此其衆蓋自古未有不殺人而能得天下者也而孟子獨以不嗜殺人爲說則不可以不辨第孟子旣未見周初原文故其辭疑而不信云於序尚書之有僞久矣彼惡其制而去其籍者旣恐其爲已害此誣其事而益其文者務欲其與已類造僞日滋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三
九
寧待古文之出於東晉也哉。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四

序

○○喬簡襄詩序

王猷定

今年秋余避亂於高郵之盧堡。飢驅至淮。寓閻子再
彭嘉樹軒。時烽火達淮泗。韓侯臺前。馬矢塞斷。又時
傳湖水稽天。將穿屋。老穉棲浪頭。旅魂數驚。忽疽發。
賴友朋周旋得強飯。而喬子簡襄。九朝夕餽問不少。
間私念士亦惟知己爲足重耳。一日晨起。喬子叩扉。
執贄。北面長跪以請。余貽聘謝不受。旣不獲辭。久之。
喬子錄其近詩以質。余曰。吾知子之詩矣。人倫相與。

以情而莫真於患難之際。三百篇情之祖也。北風雨雪。携手同行者。彼何人與。邢衛之不恤。旄葛譏焉。然讀其詩。雖至瑣尾流離。不忍遽絕。而其旨仍歸於和平。此古人之厚也。世俗偷薄。至今日極矣。余與喬子處戎馬崩騰之日。驚心濺淚。俄刻萬狀。有骨肉不能自保。宗黨至相隱辟。而喬子乃勤勤懇懇。未嘗一日暫離乎前。其孰使之。此其中有必不可已者存焉。不可已者。山川所不能阻。劔戟所不能奪。謠詠排擊所不能撓亂。何者。水濕火燥。天地之經。雖沸鼎浴淵。而性終不變也。聲詩之盛。至今日抑又極矣。間有鏤心

剗腎詞。雖工而余誠惡其中之薄。可已而不已者也。喬子深情內蘊。翰困盤鬱。發而爲言。如人之歌哭。情至而莫能自喻。余是以未讀其詩而知其工也。語云。事變之來。未知所移。喬子益展其才。將必有大過人者。余序喬子之詩。特有感於一時患難知己之情。而亦以使天下之讀喬子詩者。明作詩之有本也。

○陳其年詩序

侯方域

陳其年有著述材。尤工詩。往余居梁園。去義興千餘里。其年再以書來屬余爲論序。余報之曰。風雅之道。於今絕矣。得子誠未易。此非可卒卒筆墨盡也。行當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四
二
渡江爲吾子言之後二年而余至其年之詩已成數百篇典則高華風致特勝余歎絕謂其年子知明詩之所以盛與其所以衰乎當其盛也北地信陽爲之宗而琅邪歷下之輩相與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則公安景陵無所逃罪吳趨諸君卽數十年來更變迭出而猶存乎蓬艾之間余家中原稍解此者蓋中原風氣樸遯人多逡巡不敢爲詩惟其不爲詩詩之所以存也其年乃獨於揚波導沸之中傑然以古作者自命豈不異哉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然

則風雅之道又未嘗不在吳趨也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已卯與舍人論詩金陵自以爲盡意無復遺恨由今思之歎有不得起一君於九原者幸其年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夫詩之爲道格調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韻欲閒遠骨采欲蒼堅波瀾欲頓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澤章法欲清空一氣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讀萬卷豈易言清不破萬卷豈易言空哉侯子言未畢其年改容起曰二公固讀萬卷者也然則吾子所謂歎不得起之於九原者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因憶余與二君談時

秋浦吳次尾在坐默不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
年爲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二君
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於余者十年此昔
所以默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良友如二君者
皆已死其年幸各爲識之以續八哀天少陵一集而
古今天下之治亂興亡離合存沒莫不畢具豈僅僅
一詠一吟足以盡風雅也嗚呼非其年其又誰知之

○王山長集序

施閏章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
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

才性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爾響臻千百人
若出一手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
足問有負才好事者躑躅鞅掌沈頓於手版簿領之
間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
言作者用希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爲
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俯仰好奇服金石
圖書之屬放遊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
諾與之言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
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技浮
屠之流往往狎游相傾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

述聲名未立。亟爲推引。盡其力乃止。其爲人也如此。嘗與余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也。多自成杼軸。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纍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摧山湮谷。河海倒流。春然作雷霆。劔戟之聲。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泯泯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沉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

○殉節錄序

魏禧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羣州縣清野堅壁。賊勞於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沉。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

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于蔭生，建特祠，一褒忠之典。於是爲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於反掌，死生決於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況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爲，不可及也。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論世堂文集序

魏禧

地懸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

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於理，理不實

則氣餒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與理者，氣之所憑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爲尤近。能知乎才與氣之爲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於空，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壞朽，則山崩。夫得其氣則長，小大易彊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爲制，而況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環霞龔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許士重詩序

魏禧

山靜而草木生。人靜而思慮出。詩之爲物。觸於境。感於事。而勃然發。諸言是動物也。然非有靜氣以爲之根。則囂然雜出。不能自成其文理。雖工於句字。侈於文。而真意消亡。無復可以言詩。歎許子士重。靜者也。身處闐闐。而有深山之容。與之接。言訥然不出諸口。退然如不勝其衣。吾意許子其當爲詩人。與他日故人羅飯牛。持一編過余曰。此士重詩也。士重蓋可與言詩者。而又以子爲能言。子其言之。子力疾爲點定。而告飯牛曰。子善畫。吾請與子言畫。吾臥翠微山中。

常翠旦起。望天宇初開。萬物東作。殷殷隆隆。山色鬱然而虛靜。無一物每恨不得如子者。追而畫之。夫尺幅之書。山水草樹石樓臺人物之形。風雲之變。紛然雜出其上。素之所餘。幾不足以容指。而善畫者之畫。則若未嘗有一筆一墨之著於其間。此何以哉。靜故也。吾寓桂山。與孔正叔先生夜半起望月。詩曰。竹露滴空堦。草蟲鳴宿莽。始知靜者心。原不辭衆響。蓋羣籟競作。而境愈寂。子於是嘆靜者之一無所有。而無所不有也。許子詩。清真而意恬。吐詞有章。而斐然澤於文藻。非靜其誰能之。子其爲吾復許子。許子益務。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四
知乎靜之爲無所不有則豈獨於詩日工矣哉

竹林集自序

計東

予被廢之明年又喪我長子準自念旣窮於世獨有
太史公所云垂空文以自見耳故癸卯甲辰後始肆
力於古文辭歲時遠歸省母或間留郡門數日胸中
每有自娛於文之處環顧左右咄咄無可與語者黯
然念準見淚下而已姪炳沉毅自重之士言笑不妄
發發卽通達事理予意其當知文章之道者已而見
其作果謹質有法度絕似宋景濂至其與友人朱穆
書尤善我友姜西溟亦稱之予自是每一文成卽呼

炳與之語出游經歲或數月歸必盡出篋中稿授之
茲迺哀其已酉冬游金陵及庚戌春夏客汝洛嵩山
諸作題曰竹林集寄炳儼然以阿咸許炳炳當不愧
咸但予豈能神奇浚岩若老兵哉嗟乎予與炳俱苦
食貧不能杜門擁書靜坐然予所居谿陽邨舍有講
堂數椽堂之東有竹百竿蕭疎可愛予雖客兩河三
川間魂夢猶樂溪上竹林也何日得不憂空乏從容
家食養母讀書時時呼炳共坐草堂竹林之前相與
抵掌談六經及古今諸家爲文之道乎抑震川歸先
生日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予所志蚯蚓

已矣。炳年少氣銳，且能自重者，必龍蛇之才也。聞予言，當大笑。老兵久無所用於世，其言之類放若此，豈不悲哉。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姜宸英

詩雖所以吟詠性情，然亦可考其人之里居氏族，並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游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爲羈囚，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

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并，出彼入此，曾不容瞬。士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籜於狂波萬折之中，轉展洄洑，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爲人，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已十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家世鼎盛，鮮裘怒馬，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上，醉臥胡姬之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後遇四方多故，來江南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迴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爲荆

棘以淒冷風故其詩亦一變而激昂歔歔有所愴然以思愴然以悲時入於少陵沉鬱之調而不自知亦其遭時之變使然也其年起謂余曰余所哀次自十七八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性情見乎此矣既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隳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與若陳子則年始強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抱夫志和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歔者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儼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將終身焉已

徐芝仙出塞詩序

姜宸英

徐子芝仙善爲詩前年王師北征芝仙亦以書生衣短後躍馬出關經榆林土木登祁連涉瀚海南望北斗跡明文皇之用兵處所歷砂磧險巖剽將健兒喘汗不得前芝仙方緩轡縱觀哦詠自若嘗夜經古戰場見燐火蔽空如流星萬點乍明倏沒中有巨火獨明甚衆燐隨其迴轉若將領指揮之狀俄聞鬼哭啾啾漸來逼人特爲詩弔之其詩一往雄健如快馬斫陣勢不留行要必盡寫其意中之所得而止至遇

奇花怪石土風詭異瑣屑擗拾偏饒有風致古稱鮒
明遠岑嘉州工爲邊塞之辭如芝仙之以歌詠代紀
述前人所未有也余備員史館見今一統志外夷考
數年排纂未就幸採掇其中數條上之亦足資博覽
之一助云

鈔古文載序

邵長蘅

余聞之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
文不行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
茲乎是文之極軌惟唐虞三代六經之文足以當之
自聖人沒莊列申韓者流蠡出並作乃各倡其曲說

爲一家言蓋文與道離矣漢承秦燬燼之餘掇拾補
綴六藝蔚然復興董仲舒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
固之徒最爲爾雅自是文靡於六朝韓愈振之文亡
於五代歐陽修蘇氏父子振之之數公者其慨然自
號於一世莫不欲原本道術追詩書六藝之遺顧於
道猶或離而或合也夫三代以前文之盛衰在上兩
漢以後文之盛衰在下文之用在上則文與道合而
其文極盛而不可加文之用在下則文與道侷離侷
合而其文亦多駁而少醇非獨人事蓋有運會焉是
故其道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其文則如日星如河

國朝古文所集卷四
嶽者六經四子之文是也。其於道或醇駁參而其文足自名其家者。遷固韓愈以下數十家之文是也。其文嚶哮魁偉駭世之耳目而於道往往支離而叛去者。莊列諸子之文是也。若夫知乎道而嗇乎文者。宋儒語錄之文是也。修詞者病剽。談理者病僞。而文與道兩失之者。末世之文是也。謂之無文可也。予友賀天山志慕古彙鈔史漢唐宋諸名家文若干卷。名曰古文載。屬予序。予以爲賀子所鈔離於道與合於道者皆在焉。是醇駁參者也。夫合者當思其所以合。離者當究其所以離。而一折衷於六經之旨。然後醇者可爲吾法。駁者可爲吾用。而學者讀之。可斷其由。文以適於道也。予故推其大指。序之首簡云。

漁洋山人集序

尤侗

往予杖策走燕齊道上。每過郵亭野店。輒有新城王西樵阮亭兄弟題詩。詩旣驚人。而使筆斗大。龍拏虎攫。解鞍造食。坐對移晷。而不能去。無何阮亭司理揚州。數遣問訊。卒卒不得往。今乙巳春。召入儀曹。行有日矣。予憮然曰。及是不面交臂失之。粟馬并程。徑造其署。適西樵亦從長安來。握手談讌。恨相見晚也。阮亭出所刻漁洋山人集。讀之。瀾汗冰碎。郵然足以

駭矣。復次壬癸甲三年詩。而命序於予。予觀古之人。不得志於時者。往往自放於山顛水涯。魚鳥之與羣。而烟露之與處。廓然無聊。自吟自嘆。固其所也。若夫高步巖廊之上。驅車原隰之間。雅頌之章。十無一二。其或春秋代序。涉閱滋多。性情以之變遷。光景因而酬酢。時有著書。大抵歲晚之所爲作也。何有弱冠登朝。丁年佐郡。篇什富於冊府。筆硯等於名山者哉。昔崔澄瀾暮出都門。緩轡諷詩。燕公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嗟乎。阮亭之年。於是乎不可及也。已。夫揚州東南一大都會也。官其地者。車馬相撞。

板笏相接。判事之不遑。何遑高賦哉。乃阮亭岸幘嘯咏。終日不輟。一似杜門卻軌。幽居無事者之所爲。況乎翱翔上京。出入禁闥。瞻北闕之崔嵬。眺西山之蕭爽。其所撰述。不有十倍今日者耶。此行吟山澤之夫。所以望崖而返也。夫若木之光。非燭火之可奪。滄溟之波。非浴蹄之可追。輪囷之材。非繩尺之可算。然則予向者於郵亭野店。詔新城兄弟之題詩者。其猶未免於管窺也夫。

○唐豫公明史序

王崇簡

進無以益於時。退無以傳於後。志士之所悲也。然而

有所得爲者有所不得爲者輔世濟時有遇不遇焉
非所得爲也網羅遺事以傳後其所得爲也爲所得
爲而非高潔淵雅之文亦不能傳卽傳亦不能昭然
在人耳目之前嘗論二十代之書其昭然在人耳
目之前者惟史記漢書爲然誠以遷固敘述雅潔學
者悅而習焉故其人其事卽籍其傳以顯余嘗與修
有明實錄得縱觀石室之藏覽其文詞考其事跡其
與吾學編徵吾錄諸書歲時或異真僞難徵未嘗不
掩卷而三歎也夫實錄之記槩多忌畏而諸家所述
恒出傳聞非誣則遺欲求信史以傳後豈不難哉每

思合實錄及諸家所述折衷於大道勒成一書自媿
無文復念從異代之後追述往事其宮寢燕息之微
政務得失之大或不得而傳或傳而訛或時之孤忠
遺直遭讒被誣屈抑而不得白或遺方僻壤孝子貞
婦義風獨行貧賤而不能達之有司而當世貴人之
誌表諸文率多譽詞而鮮實迨若崇禎十七年卽用
入行政之槩亦散失而無稽况遭遇險難其間忠魂
遺躅民滅而未彰著何從而紀也久之余友唐豫公
自越中以其編次之目馳數千里寄予日子其序之
予三復而歎曰嗟乎有明三百年其籍斯以傳乎豫

公以淹雅之才。不爲時用。棲遁深山之中。爲其所得。爲博採往牒。靜氣澄志。以詳權於治亂。是非之際。當必盡去其忌。與誣而獨存其確。可傳者。使一代之因革興亡。得失毀譽。有以徵其實。而表其微。是豈徒垂空文。以自見哉。吾知有明三百年。其人其事。固昭然在人耳目之前矣。豫公其尙有志士之悲乎。

○谿音序

朱仕琇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于南豐建寧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晷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恒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

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迴。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寧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邨。如環。筠園世居其地。邨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櫟。雜他菓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越激壯。中雜希微。如鐘鼓旣闕。而奏筦絃絲竹之音。或時晨露浙漉。居人未起。籜隕沙頽。蕭屑有無緣。谿獨遊。其聽轉靜。至于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采之響。里巷謳吟和答。春枕機杼。雞犬之鳴。吹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于谿。筠

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于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滌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因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入之地。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邁跡于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于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未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旣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五
序

元儒陳定宇先生文集序

戴有祺

昔揭文安公嘗論陳定宇先生比之吳文清以謂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學者四面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然則先生之學誠不媿於聖人之徒而其始之奮乎深山而信從乎天下蓋亦難矣哉假令其書不傳其所自得者固不因以加損於毫末而其

憲章朱氏墮黜百家之深心後世莫由知也夫自迄
今數百歲先生之書所謂折衷口義纂疏者若滅若
沒其他論說見於後儒之採摭者亦僅矣其聲光懿
灼卽無論考亭視文清果何如與嗟乎學聖人之學
而其傳之或盛或不盛豈亦不能無所憑藉而然與
然先生爲學之大指備見於史今但得其書而讀之
天下之信從者將益堅以視昔日奮乎深山之中難
易固不同也同邑陳子毅軒偕弟書崖者繫先生族
孫哀遺集而重刊之爲十七卷天下獲讀先生之書
有日矣予觀世教之衰士大夫篤意詞章而憚言義

理之學旁搜博集誇簡冊之富而其邑之先賢及其
父祖之所撰述或缺焉若此者皆狗末而昧本者也
陳子可謂知所本矣其使先生之學復行於天下足
與文清並垂以信揭公之論者必賴此舉也夫

海船三集序

劉大櫟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
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沉
淪之慘也又况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陽
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脊奔馳曾
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

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沈澹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滴。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往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

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櫬爲之序。

○方晞原時文序

劉大櫬

方子晞原。將刻其平生所爲制義。而請序於余。余應之曰。子之文不合於時者也。而重以余言。其無乃未獲揄揚之益。而益滋之詬厲乎。蓋孔孟之微言。經前代諸儒之論辨。而大意已明矣。後代更創爲八比之文。如詩之有律。用排偶之辭。以代聖賢之口語。不惟發舒其義。而且摹繪其神。所以使學者朝夕從事。漸

漬於其中而不覺也。故習其業者，必皆通乎六經之旨，出入於秦漢唐宋之文，然後辭氣深厚，可備文章之一體，而不至齟齬於聖人，傳習既久，日趨詭異，加以患失之心，求得之念，而流弊至不可勝言。晞原志在反古，獨從余相為剴切，遵唐歸之遺軌，而不惑於世俗之趨尚。一時與晞原同學者，操速化之術，多竊巍科以去，方且笑晞原之拙，而晞原以為得之有命，終不易其所守也。雖晞原之在今日，倏然諸生不獲與時彥爭榮，然守其道而不變，安知其終不得耶？彼其得之者，自喜以為術之工，而不知其為天之授也。天苟授之，使其為晞原之文，豈遂不得耶？夫學為速化之術者多矣，豈其皆得耶？為晞原之文而得，所謂兩得之也；為速化之文而不得，所謂兩失之也。後之學為文者，可以決所從矣。

鍾山札記自序

盧文弨

吾生無益於人，尚思有所託以見於後世，亦自笑其愚也。雖然，少受父師之訓，朝夕啟牖，得有微明，長而從四方學士大夫游，獲聞其緒論，增長我之智識，良不淺。昔人云：勝讀十年書，豈虛語哉？古之君子，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鹿得美艸，尚呼其羣，而況

於人乎。故隨所得輒錄之。不暇詮次。分爲四卷。不辭竊取之誚。幸免攘善之失。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噫。余老矣。兒輩皆弱。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爲煙飛灰盡也。飢寒不恤。而剗剗是務。傳聞於未聞之者。當不至視爲無用之言。不急之辯。而棄之。刻旣成。適卧疾在牀。幸身及見之。漫題數語於首簡。倘耳目尚未卽廢壞。或將更有述焉。

左仲郭浮渡詩序

姚 璠

江水旣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

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秘。其情性闔闢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肩曉間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仲

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郭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鬱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砉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恒山太行大岳嵩華而臨終

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間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其此哉

敦拙堂詩集序

姚鼐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

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闕闕。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竝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於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覬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竝至。

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沉毅。而發也。騫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鬼士。天機間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哀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閎麗瑤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與。先生爲國大臣。有希周召吉。

甫之烈。爾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謝蘊山詩集序

姚 鼐

南康謝蘊山先生。奮迹江湖。迴翔詞館者十餘年。出而分符秉節者。又二十餘年。爾初識之於庶常館中。時先生之年尚少。而文采已雄出當世矣。自是與先生屢有離合。惟丙申丁酉之歲。遼東朱子穎轉運淮南。邀爾主梅花書院。適先生來守揚州。其時相從最久。遊蓋接影於山水之區。三人屢以酬詠相屬。先生才豐氣盛。銳挺森興。不可阻遏。非特如爾輩者望而

自鄙。雖才雄如子穎。亦未嘗不以為可畏也。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餘年來。先生之所造。與時俱進。今者觀察河淮。自定其詩集。成若干卷。而往時宏篇麗製。人所驚歎。以謂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擯去矣。夫豈其才高而心逾下。識精而志彌遠者與。是以其詩風格清舉。囊括唐宋之精。備有闕闕幽深之境。信哉詩人之傑也。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士之病是久矣。爾於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顧空靈駉蕩。多

具天趣。若初不以學問長者。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蘊之深且遠。非如淺學小夫之矜於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子穎自去淮南。奄終於京國。獨先生從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亦益多。今子穎遺集得其子白泉觀察鐫板。江寧廬方爲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回憶疇昔往來兩君之間。盡觀文章之豪儁。日月逾邁。駑僂如故。而兩君之集將並大傳於時。與名其間。其爲可感歎而愧慙者。又何如也。是爲序。

海峰夫子古文序

吳定

自東漢文壞。唐宋諸君子迭起振之。天下之文始復於古。繼諸君子者。明惟歸氏震川。我朝則方侍郎靈臬。及吾師海峰先生。先生文章得之天授。年二十九。學成游京師。靈臬侍郎見而驚賞之。令其拜於門。然而兩人之文各殊。所造靈臬善擇取義理於經。其所得於文章者。義法而已。先生迺並其神氣音節。盡得之。雄奇恣睢。驅役百氏。其氣之肆。波瀾之濶。大音調之鏗鏘。皆靈臬所不逮。嗚呼。道德者文章之宗也。三代盛時。立言者皆立德以明道者也。周衰仲尼之徒。猶得揚其餘化以牖斯民。厥後道德寢微。文士彌

盛凌夷以及八代則文隨行以靡而天下於是乎大亂韓歐諸賢雖力振之然視古六藝之遺不侔矣間有通曉六藝者文章又或不中於度智有所不備巧有所難兼嬴秦以還天之生材大抵然也韓歐既亡文章之旨復晦荆川唐氏發憤太息至盡欲付之一炬之中吾知不久將漸滅矣以彼其人窮年矻矻非必才不逮學不充徑途失也先生行脩於躬其文章不由師傅舉唐宋以來代不數人之業一旦毅然續而配之非天縱之才惡能及此哉先生既師事靈臬靈臬嘗位顯位於朝矣先生雖落落爲博士官以卒

而文章實過之卓然爲國朝古文之冠顧竝世之人未必盡喻也定聞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待飾而後顯者非物之至美者也待衆人之品題而後知者亦非文之至美者也先生之文希世之珍也百代而下其光必揚其聲價必貴定將以天地產先生之心決之也已

○吳建周詩序

吳定

吳君建周家故貧業醫術以治其生而家人常有飢凍之色建周不屑屑也性好爲詩其所居負城面市每風雨擁蔽衣冠獨坐意有所得拂袖起舞吟誦之

音琅琅門以外冠蓋盈衢揚目視建周不言而笑建周自若也嘗曰詩以抒情性而已若有意求悅於世而爲詩則必有雕刻粉飾之病而詩亡矣此宋齊梁陳以來詩人之失也當是時建周蓋工詩三十年邑之人無知之者乾隆丁亥吾師海峰先生自黔去官來歙學詩之士爭以詩質於先生其見褒美者或寡獨於建周詩服其老橫之氣迥出時賢上不數月年少英俊咸樂訪建周論詩或且拜於門執弟子禮而建周之詩名遂震耀數百里間其後先生以老歸里子間造其廬而請益焉因得縱觀龍眠之山水

嘆其雄偉奇麗過江淮而東趨障豫章荆漢而西卻宜其文章之盛冠絕乎當時惜乎建周不得與予其游其地也

○吳氏宗譜序

方東樹

聖人作易每扶陽以抑陰及哀公問昏禮孔子爲正言天地之大義以對蓋男女之配絕續之交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著代之際聖主重之及後世男教不修柔以乘剛於是有婦人而侵男子之權以代其行事者聖人懼焉始兢兢以爲誠若事之不幸其男子所不及爲而婦人爲之其所爲者卽關於絕續

國朝古詩集卷五
之大事宗廟繼後世若吳氏婦者吾知聖人復起亦必與之矣桑川之有吳氏失其始遷之世明代有曰太咸者始推第幾世永貞以爲始祖蓋謹於傳信也自永貞而後迄今歷十數傳系世脫紊廟主燬缺羣支不序將復就湮其裔孫曰君錫實痛於心嘗欲繼太咸之譜而修之不果而歿未幾而君錫之子及孫又相繼死殤姑婦兩世熒熒無依嗣五齡族孫以承厥祀蓋其不絕如綫也如此嘉慶某年其婦胡氏不忍其宗之湮稟命於姑捐貲延其族胡某創爲吳氏宗譜其言曰譜立而後宗族可稽宗族可稽而後祖

考之祀不墜且俾他日修祠立祭皆緣此興起庶代吾夫以成其先志云昔張圓之妻劉氏能乞韓退之之銘以顯其夫今胡氏所爲視劉益重且太使推而則之天下士大夫之恩惟本原者皆將勸而興焉豈非仁義交盡之準乎余旣憫而嘉之樂道其善以爲之序

○周文忠公集序

管同

周文忠公諱鳳翔字儀伯仕明爲左諭德翰林侍讀莊烈帝之難殉國而死太節與倪范諸公互相輝映云初李賊陷京師公未知帝所在急走至殿前見賊

受諸降臣朝賀。大突趨出。適東華門。得帝殯。拜伏哭成禮。然後歸寓。作書別父母及兩弟。又爲書以訓其子。慷慨賦詩。投繯而絕。嗟夫。仗義捐生之士。自古聞之。蓋有出於一時之奮激者矣。至若倉猝急遽。命在晷刻。而執禮盡慮。處置不少遺。其視死生。直不啻飲食寢興之常事。如公者。何以克然哉。彼無他。忠孝之性。根於生。學問之功。積於素。從容詳盡。而無所難也。然吾考公生平。又不惟以死節重。始公爲東宮講官。嘗召對平臺。陳殄寇策。已而軍需事急。朝臣議稅間架錢。公爭以謂事至此。宜急收人心。不可奪民財。搖

國勢。帝雖悚聽其言。竟不能用。世多以明亡爲不幸。觀於此。然後知莊烈所以必亡也。人君之德。莫大乎聽言與愛民。彼雖貧賈。已甚菑害。日興而天子節儉。慈仁。采納正言。罔民心而不失。萬乘之尊。焉有遽亡其國者也。莊烈於公等恤民之言。不能一用。加賦於疲農。括財於富室。用小人促訾。啜汁之謀。天怒人怨。寇藉爲資。身死而國亡。不可復救。事有由矣。書不云乎。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經國之謀。誠無加於哲惠也哉。然公言雖不用。而見事深切。類皆如此。論其賢者。知不惟以死節重矣。公之生也。嘗

自刊其奏疏見於倪文貞公覆公之札而板失傳其
後百數十年公之族孫丹徒令君哀集遺詩文得若
千篇刊行於世而屬余序之余既歎公之忠與公之
識而併感於明亡時立政之不臧也爲斯文以弁其
首若夫公之他行及其詩文辭之工不讀是集者自
知之而皆非所以論公之大也予故不復云

因寄軒文集序

陳兆麒

無所不備者其文乎盈天地間號物之數有萬而要
得以氣體聲色盡之今夫文也者其氣有溫肅猶露
雷霜雪之變遷其體多區別猶禽魚草木之羣分其

采色參錯以成章猶元黃黼黻交施以爲繪繡其疏
數疾徐之節抑揚抗墜之音猶五聲六律之有清濁
短長陰陽合止推之天矯若游龍奮迅如震電波涌
濤興如海水上溯而山立凡人世之可喜可愕無不
於文焉徵之文之爲境大矣哉晉君異之年少於余
者二十而其爲古文顧多於余當弱冠時婚傳先師
已決其能出人頭地矧又加以二十年之功耶今讀
其文敘述廉而潔議論騫以闕氣傲四時體包萬有
鏗鏘炳耀罔弗畢宜其殆無所不備者乎且夫學尚
之道有進機而無止境昔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夫文至氣體聲色其妙備矣
而備之中又自有精粗淺深之殊致。庸詎知今之所
謂粗淺者非卽昔之所謂精深乎。庸詎知今之所
謂精深者不爲後之所謂粗淺乎。異之之文膾炙人口
見者輒持去。余謂盍鏡諸板以免散遺。而曰不可。吾
年甫逾四十。鏡之太蚤。待君之年。或庶幾乎噫。異之
之不言滿假如是。需以寬閒之歲月。積以堅強之學
力。其所造詎可爲量數耶。雖然。余今老矣。二十年後
能保頽然尙存而序君之文乎哉。幸而天假以年。能
必精神耳。目之不昏。曠乎哉。乃預爲弁言以歸之。

